

轮下

赫尔曼·黑塞著



轮 下

[瑞士] 赫尔曼·黑塞 著

潘 子 立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北 京

HERMANN HESSE

UNTERM RAD

根据西德祖尔坎普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蒋 力

轮 下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1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3}{4}$ 插页 2

198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2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2,000

书号 10018·3413

定价 0.48 元

前 言

这里向读者介绍的小说《轮下》(1906)，写的是本世纪初德国保守的教育制度与市侩的虚荣心如何摧残青少年的悲剧性故事。

在施瓦本的一个古老而偏僻的小城里，有一个天资聪颖、体质羸弱的少年，名叫汉斯·吉本拉特。他的父亲约瑟夫，一个庸俗的市侩，以及本城拉丁学校的校长、教师，都希望汉斯能出人头地。在他们的督促下，汉斯放弃少年人的一切游乐，埋头读书，终于通过“邦试”，名列第二，进入毛尔布隆神学校。但由于劳累过度，他已经得了头疼病。入学后，汉斯先是优秀生，之后成绩下降。就在此时，他与同寝室的少年海尔涅交上了朋友。后者爱好诗歌音乐，嘲笑追求功名，在神学校里，他先感到忧悒，之后又变得浮躁尖刻，“批评修道院，批评老师和同学，批评天气，批评人生，批评上帝的存在，有时好勇斗狠”。校长禁止他们两人往来，海尔涅逃出神学校以示反抗，终于被开除；汉斯则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象一头“役使过度的小马躺在路旁，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后来，汉斯退学，回到故乡，当上机械工的学徒，不久就溺死在河里。“是学校当局，是他父亲和某些教师的野蛮的虚荣心把这个羸弱的孩子弄到了这步田地的。”

故事的情节并不错综复杂，引人入胜的是小说的写作技巧。其一是细腻的心理刻画，尤其是对汉斯这个人物。读者将会看到他在赴邦试前后的紧张与迷惘，他在对待与海尔涅的友谊上的矛盾与苦恼，他在得了神经衰弱以后的病态与梦幻。一个处在发育阶段的少年，身心的健康如何受到摧残，又如何象一个待放的蓓蕾被春寒晚霜打落，正是通过这种种的心理剖析被表现了出来，并激起读者对受害者的同情，也唤起读者对戕害青年的旧势力的憎恶。这部小说题为《轮下》。在德语里，“滚到车轮下”一成语，直接的含义是“被车轮碾死”，转义是“道德上的沉沦”或“失足”。在这里用“车轮”比喻使青少年精神崩溃的重压，这重压就是保守的教育制度和鄙陋的社会风气，也即德国封建制度与思想的残余。本书的又一特色，是富有诗意的自然景物描写。汉斯家乡的绿水青山，神学校周围的山林湖泊，都用来同神学校内阴暗压抑的环境相对照。景物还随着故事情节的不同与人物心理的变化，而呈现出明暗转换的色调。汉斯对功名心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眷恋，汇成了启蒙时期“返归自然”思想的余音。汉斯退学回乡后，曾企图上吊自尽，但他最后是溺死在河里的，“也许美丽的河水引诱他俯身水面，黑夜与苍白的月亮迎面望他，那儿充满平和与沉寂安宁，于是困倦与惶惑便悄悄逼他投入死神的阴影”。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死去，或者说“解脱”，是浪漫主义文学中常见的结局，这一方面是对丑恶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丑恶现实的无奈与逃避。

《轮下》的作者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重要德语作家之一,他被称为“浪漫派的最末一位骑士”,也就是说,他在创作上主要继承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传统。

一八七七年七月二日,黑塞诞生于德国南部符腾堡附近的小镇卡尔夫。父亲约翰内斯曾是传教士,随其岳父去过印度传教,后任卡尔夫出版商会会长。母亲玛丽是出生在印度的施瓦本人。黑塞一八九〇年入格平根拉丁学校,后通过邦试,于九一年秋入毛尔布隆神学校预备班。九二年春,逃离该校。他后来说,他立志要成为作家。接着,他被送到一个神学家处寄居,曾企图自杀。后又入坎施塔特浴场的文科中学,不满一年转到埃斯林根一家书店当学徒,三天即逃走,回卡尔夫在他父亲的商会当练习生。九四年春,他自愿到当地一家自鸣钟工厂当机械工学徒。九五年秋,入蒂宾根黑肯豪尔书店当学徒,工余埋头读书并创作。九九年,他自费出版第一本诗集《浪漫的歌》,还发表散文集《午夜后一小时》。是年秋,赴巴塞尔在赖希书店任职。一九〇一至〇三年两次旅行意大利,出版《赫尔曼·劳舍尔的遗稿》(1901)一书。一九〇四年,小说《彼得·卡门青德》在柏林费舍尔出版社出版,使他一举成功,并获维也纳鲍恩菲尔德奖,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读者看了这一段生平介绍后,一定会发现《轮下》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创作的。而自传性也确实是他的早期作品的特点。《轮下》的出版,更巩固了他的声誉。这个时期,除上述二书外,还

有写艺术与爱情的音乐家小说《格特露德》(1910)，以艺术家的婚姻为主题的《罗斯哈尔德》(1914)等。他于一九一一年旅行印度，发表游记《从印度来》(1913)。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黑塞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著名文章《呵朋友，不要这种声音》(这个标题系借用席勒的名诗《欢乐颂》中的诗句)，反对战争，呼吁人道与理性。由于他接连撰写反战文章，受到德国沙文主义报纸的攻击，被骂作“叛徒”，许多人疏远了他，但他赢得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尊敬与友谊。大战期间，黑塞在伯尔尼红十字会和德国战俘救济会工作，因屡受精神打击和操劳过度，健康状况恶化，入疗养院治病，并开始阅读弗洛伊德和容格的心理学著作，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他用假名“埃米尔·辛克莱”发表小说《德米安》，写一个青年觉悟到要摆脱国家和父母的影响，返回内心，去求真和自由。这本书在德国战败后由前线遣返的一代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如托马斯·曼所说，它象一股电流“十分准确地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促使曾受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蛊惑的德国青年去作新的思考。此年，黑塞迁至卢加诺湖畔的蒙塔格诺拉定居。一九二三年，他加入瑞士籍。这个时期的作品有：《流浪》(1920，诗、散文、水彩画合集)、《克林梭尔最后的夏日》(1920)、《席德哈塔》(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与戈特蒙德》(1930)、《东方之旅》(1933)，以及诗集、童话、文论等。

希特勒上台后，在一九三九年，纳粹把他的作品列入“不受欢迎的文学”，不再在德国印行。一九四三年，他的巨著《玻璃珠戏》在苏黎世问世。他曾经这样谈到过这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当时“希特勒和他的部长们的讲演，他们的报纸和小册子，象毒瓦斯一般升起……空气又有毒了，生活又成问题了……我便采用了一切艺术家的解救方法——创作”，来“建造一个精神空间……抵御对世界的任何毒化”，再就是“表现精神对野蛮残暴势力的反抗，尽可能使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增添力量去反抗与坚持”。换言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们洁身自好，不与反动势力（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等）同流合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每个人自己的个性得以自由地实现”，便是贯穿他的全部作品的一个总的思想。黑塞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资本主义世界道德文明的堕落，他认为，通过个人的人道化来实现世界的人道化是唯一的出路。联系到整个历史背景来看，他的理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是唯心主义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

黑塞晚年得到很大的荣誉，一九四六年获得歌德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他因脑溢血在睡梦中去逝。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德国青年，他去世以后，他的著作越出了德语国家的范围，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六十年代中，首先在美国出现了一股“黑塞热”。截止一九七三年，他的作品的英译本已在美国售出八百万册，使他成为一个本世纪以来在美国作品被翻译得最多、拥有

读者也最多的西欧作家。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当时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年代，那一代美国青年，逃避兵役，抗议战争，反对暴力和国家机器的权威，厌恶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他们在黑塞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对和平的热爱，对统治阶级的怀疑，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以及敢于藐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独立不羁地生活的人格，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在精神上得到慰藉。有的评论家认为，这一代美国青年的气质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受到黑塞的作品和思想不小的影响。这股“黑塞热”由美国蔓延到日本（他的作品在同期内售出六百万册）、东南亚、拉丁美洲、大洋洲和西欧，甚至波及苏联与东欧。到一九七五年，黑塞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九种语言。在许多大学，开设了专题讲座，有关的传记、研究著作、论文也相继出版。这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黑塞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我们在欣赏与研究黑塞的作品时不应忽略的。

胡其鼎

1982年5月

第一章

中间商和代理人约瑟夫·吉本拉特先生没有任何胜过他的同胞的长处或特点。他同他们一样，身材魁梧，健康，商业才能平平常常，真诚地由心底里崇拜金钱，拥有一幢带有小花园的住宅，公墓里有他家的一块坟地。他以一种多少不抱偏见的、已变得淡薄的态度对待教会，对上帝与官府均怀有适度的敬仰，盲目地把中产阶级礼貌品行的成规奉为金科玉律。他爱杯中物，但从不饮醉；也做些并非无可指摘的生意，却从不越出正式许可的范围。比他穷的，他骂人家是饿死鬼；比他富的，他骂人家摆阔气。他是市民协会会员，每星期五在“雄鹰”俱乐部玩九柱戏；此外，凡遇烤面包日，吃五香炖肉，品尝腊肠汤，他都奉陪。工作时他抽廉价的雪茄烟，饭后和星期天则抽好些的。

他的精神世界是十分庸俗的。他容或有过的情怀，早已积满灰尘，如今所有的无非是传统的、鄙俗的家庭观念，对自己的儿子感到的骄傲，以及偶尔产生的施舍穷人的兴致。他的才智不超过生来就有的、极其有限的机灵和算术常识。他的读物仅限于报纸，而市民协会一年一度的业余演出，以及间或看一场马戏，也就足够满足他对艺术享受的

需求了。

倘若让他跟随便哪位邻居互换姓名和住所，大概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在他的心灵深处，对一切比他强的力量和人物的永不消失的怀疑，对一切不平凡的事物，一切更自由、更美好的事物，一切精神上的事物，因妒忌而产生的本能的敌意，也都和全城其余的家长无分轩輊。

够了，不必多谈他了。也许只有深刻的讽刺家才能胜任愉快地描述这种人平庸无聊的一生及其未被意识到的悲剧。不过此人有个独生子，他的故事倒是值得讲一讲的。

汉斯·吉本拉特是个资质聪颖的孩子；只要看到他在—群孩子中间是如何地举止文雅，与众不同，便会对此深信不疑。这个黑森林地区小小的城镇以往不曾造就过这般人物，从那里出来的，恐怕没有一个人的目光超越出最狭隘的范围，并在最狭隘的范围以外发生过影响。天晓得这个男孩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严肃的目光、聪慧的前额和优美的步态。也许得自他的母亲？她已去世多年。在她生前，只见她终年孱弱多病，忧悒悲伤，此外再无引人注目的地方。孩子的父亲是不消说了。那末，倒真是神秘的火花自天而降，飞落到八、九百年间出过许多能干的市民，却没出过一个才子或天才的这个古老而偏僻的小城来了。

受过现代教育的观察家，追忆体弱多病的母亲和家族的历史渊源，或许会谈论智力的过分发达，以为那是开始退化变质的征兆。不过这座小城幸而没有此类人物，只有官吏和教员中那些比较年轻和比较聪明的人，从报刊杂志上

隐隐约约知道有“现代人”的存在。在那里，对萨拉图斯特拉^①的言论无所了解，也照样可以生活，可以算得有教养；婚姻牢固，而且往往幸福美满，整个生活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旧式习惯。久居此地的富裕市民，其中有些人在过去二十年间已从工匠艺人变成了工厂主。他们尽管一遇官吏，依旧脱帽致敬，也设法和他们交往，私下里却管他们叫饿死鬼和文牍奴才。奇怪的是，尽管如此，他们最大的虚荣心莫过于尽可能让他们的子弟读书，求得个一官半职。可惜这一美梦，年复一年，终未实现，因为这班子弟往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再留级，才能念完文科中学。

汉斯·吉本拉特的天资是无可怀疑的。老师、校长、邻居、本城牧师、同班同学，谁都承认这孩子脑子好，很有特色。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未来。因为在施瓦本地区，有才华的少年（他们的父母得有钱才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通过邦试进入神学校，从神学校再进入蒂宾根神学院，然后由此登上布道坛或者大学讲台。年年总有四、五十名该邦子弟踏上这条平静的、稳当的道路，瘦削的劳累过度的新受坚信礼者用公费遍游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八、九年之后他们再踏上人生之路的往往更加漫长的第二阶段旅程，这时他们就该报答国家给予他们的恩惠了。

① 萨拉图斯特拉，公元前一千至一千五百年间古波斯祭司和宗教改革家，创立带有强烈伦理性质的二元论教义。这里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1844—1900）所著《萨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

再过几个星期又要举行“邦试”。“国家”遴选本邦精英的一年一度百姓祭就称为“邦试”；在此期间，从城镇和乡村，无数家庭向着首府叹息、祈祷和祝愿，考试就在那里举行。

汉斯·吉本拉特是这个小城准备派去参加这场痛苦的竞赛的唯一考生。荣誉固然很大，但绝不是唾手可得的。每天下午四点放学，接着校长专门给他额外加上希腊语课，出于好意，本城牧师先生六点钟给他补习一小时拉丁语和宗教课，每周两次请数学老师在晚饭后辅导一小时。学习希腊语，除了留意不规则动词之外，重点主要是放在通过小品词的用法表示的丰富多姿的句子结构。拉丁语讲求修辞简洁，尤其要明辨音韵格律的精微奥妙。而复杂的三率法则则是数学的重点所在。教师经常强调：这些东西对日后的学习和生活，虽然表面看去似乎无用，但也只是表面看去似乎如此而已，实际上它们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好几门主课还要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是一切清晰、冷静而有效的思考的基础。

为了避免精神上负担过重，预防因智力训练而忽略情感，或使情感枯竭，汉斯可以在每天早晨学校开始上课以前先上一小时坚信礼课，课堂上，从勃伦茨^①的教义问答手册里，从令人感奋的背诵问答和一问一答中，宗教生活的清新气息灌注到少年的心灵里去。可惜他自己使这些沁人心脾

① 约翰内斯·勃伦茨(1499—1570)，德国路德派宗教改革家。

的时光变得索然无味，放弃了天赐之福。他在纸片上写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单词和练习，偷偷夹在教义问答手册里，几乎整整一个小时都在研习这些世俗的学问。但他的良心并不如此麻木，不能不时刻提心吊胆，微微感到惊恐。每当教区的监督牧师走近他身旁，或者指名叫他，他总是胆怯地浑身哆嗦，如果要他回答问题，他总是额头冒汗，心房乱跳。但他的答案准确无误，连发音也挑不出一毛病，监督牧师对此十分赞赏。

白天一课一课累积起来的书写、背诵、复习、预习等功课，只好留待晚上在家里柔和的灯光下去完成。班主任认为，在静谧幸福的家庭氛围里潜心攻读，会起到特别深刻的促进作用。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通常只读到十点左右，其余的日子则要到十一、二点，有时更晚。父亲对漫无节制地耗费灯油抱怨几句，却满意而骄傲地看着他挑灯夜读。若干余暇和星期天——这毕竟占了我们生活的七分之一啊——，老师又催他阅读学校没教过的著作家的作品，大量复习语法。

“自然要适可而止，适可而止！一星期散步一、两次是必要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天气好的话，也可以带本书去户外走走，——你会发现户外空气新鲜，读起书来又容易又愉快。首先要振作起精神来！”

于是汉斯一扫愁容，尽可能打起精神，此后也把散步的时光用来读书，带着睡眠不足的面容和眼眶发青的眼睛，静静地、惶惶不安地四处走动。

“您看吉本拉特怎么样；他考取该没问题吧？”班主任有一次这样问校长。

“没问题，没问题，”校长兴高采烈地说。“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您仔细瞧瞧他吧，他的模样简直是灵化了。”

最后八天，这种灵化更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在这少年俊美娇嫩的脸上，深陷的、不安的眼睛燃烧着忧郁的光芒，秀美的前额上颤动着细细的、流露出智慧的皱纹，本来就纤细瘦弱的胳膊和双手疲软地垂放着，体态典雅，令人一望便联想到波堤捷里^①的画中人。

考期终于迫近了。明天早晨他就要同父亲一起去斯图加特，是否有资格跨过修道院的那扇窄门进入神学校，就要在当地举行的邦试中见分晓了。刚才他去探望校长，向他辞行。

“今天晚上，”令人敬畏的校长末了以罕见的温和口吻说道，“你不许再用功了。要保证做到这一点。明天你得精神焕发地到达斯图加特。去散步一小时，然后及早安睡。年轻人不能缺觉。”

没有听到滔滔不绝的劝谕，却受到如此亲切的关照，汉斯心中诧异，便松了一口气，走出校园。教堂所在的小山上，粗大的菩提树在傍晚炎热的阳光下闪耀着微弱的光辉，集市广场上两眼大喷泉水花飞溅，闪烁发光，越过鳞次栉比

① 山德罗·波堤捷里(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画家，作品有《春天》、《维纳斯出世》等。

的屋顶组成的不规则线条，可以望见不远处丛林覆盖的一脉黛山。汉斯感到似乎很久没见到这一切了，觉得一切都非常美丽，非常迷人。他尽管头疼，毕竟今天不必再念书了。

他慢悠悠地走过集市广场，经过旧市政厅，穿过集市街，经过刀匠铺，来到旧桥边。他在那儿来回溜达了一会儿，末了便坐在宽阔的桥栏杆上。好几星期，好几个月，他天天经过这里，一天四次，却不曾望一望桥头的哥特式小教堂，望一望这条河，没顾得上看一眼那捕鱼水闸，堤堰和磨坊，甚至也不曾瞥一眼那浴场草地和垂柳成行的河岸，岸上一个制革场挨着另一个制革场，那里河深水绿，不起波浪，宛如一泓湖水，弯弯的细长的柳枝一直垂到水里。

于是他又想起他曾在这里度过多少个半天，多少个整天，多么经常地在这里游泳，潜水，划船，钓鱼。啊，钓鱼！现在他连怎样钓鱼也快荒疏、快忘掉了。去年因要考试，不让他去钓鱼，他哭得多么伤心啊！钓鱼！这的确是他这几年漫长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事。站在稀疏的柳荫里，近处磨坊水堰的潺潺流水声，那深深的悠悠的河水，这一切多么令人神往！还有那河面上波光闪烁，长长的钓竿轻轻地摆动，鱼儿吃食时，你在提竿时，心情多么激动；手里抓着一一条凉丝丝的还在甩尾巴的肥鱼时，那种欢快的心情又是多么奇特！

他的确钓到过好几条很肥的大鲤鱼，钓到过白鲤鱼和四须鱼，也钓到过甘美的鳊鱼和色彩绚丽的小鲦鱼。他久久地眺望河面，望见那一湾绿水悠悠，不由得若有所思，心中

悲伤，感到儿童时代那美好的、自由不羁的欢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他机械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掰成大小不等的碎块，捏成圆球，抛到河上，看着它们沉在水里，被鱼儿吃掉。起初是小小的金线鱼和鲫鱼游了过来，贪婪地把小点儿的碎块吃个精光，饥饿的鱼嘴拱着大些的面包块弯弯曲曲地向前移动。接着有一条大点儿的白鲤鱼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游了过来，只见它微微抬了抬宽大的黑色脊背，审慎地绕着小面包球游了一圈，猛然张大圆嘴，把它一口吞了下去。从徐缓的流水飘上来一股湿润温暖的香味，碧绿的河面上模糊地映着几朵白云，磨坊里响起了圆锯吱吱呀呀的声音，两座磨坊水堰的潺潺水声冷清而深沉地交织在一起。汉斯回想起不久前举行坚信礼的那个星期天。那一天，他发现自己庄严肃穆、令人感动的气氛中心里默念着希腊语的一个动词。近来他每每思绪凌乱，在学校里也时常面前摆着一样功课，心里想着已经完成的或以后要做的功课。这次考试准能考好！

他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拿不定主意到哪儿去好。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肩膀，一个男人的声音亲切地向他问好，使他着实吃了一惊。

“你好，汉斯，陪我走一段路好吗？”

这是鞋匠弗莱格师傅。以前汉斯晚上常去他家消磨个把钟头，现在已经好久不去了。汉斯跟他一道走着，不太专心地听着这个虔敬教派的虔诚信徒说话。弗莱格谈到考试，向这个少年祝福，勉励他一番，但他这一番议论的目的不外